

周禮正義

冊九

國朝文獻

卷一

周禮正義卷二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

徵其賦

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疏

掌國中及四郊

之人民六畜之數者主國中郊里版籍之法與司民爲官聯也此官爲國中及四郊吏之長而兼掌六鄉賦貢之事脩閭氏掌比國中注

云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是國中廛里及郊里雖在六鄉之外而亦用比閭法五家爲聯與鄉遂同故通屬閭師四郊卽郊里詳遺

入疏賈疏云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九職任民之事其六

畜亦任共役貢也此官掌國中四郊亦有地治則亦當有校比之法與鄉師遂師縣師同經文不具也云以待其政令者賈疏云政令謂

賦役皆是也注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以經言國中卽載師所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言四郊卽載

師之近郊遠郊四郊中有六鄉是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閭師並掌之鄭言此者欲別於下縣師所主數不止國中四郊也賈謂閭師

直知其人數不施政教非鄭惜也又案敘官注云閭師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則鄭意國中四郊並通屬六鄉今攷載師云以賞田任遠

郊之地司勳云掌六鄉之賞地明郊里得附六鄉而國中亦可類推但六鄉大夫及官吏之數皆有定限自三十州七萬五千家之外所

增益者咸非鄉吏所治則皆此官專掌之小司徒云四郊之吏卽此官之屬吏也蓋國中四郊之政治與鄉多相通貫故官吏職事與鄉

吏亦得相佐助而其部居固自觀然不提也亦詳大宰疏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庖人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此據民閒字養言之故亦云六畜但六畜任力者以馬牛為主此大總計之耳賈疏云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唯牛可爲農事而鄭總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爲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爲用故惣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斂亦總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及九貢者賈疏云案下又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爲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爲九等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總而言也其九貢又與大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爲一謂諸侯之九貢此即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案賦者徵斂之大名故九賦九貢通謂之賦九賦即地稅鄭賈謂口率出泉非也詳大宰疏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

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

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貢草木謂葵韭果蔬之屬疏凡任

此任民作貢即大宰九職之力征亦即天府內府之九功司會所謂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是也任民之法通於畿內而其頒行則自國中始故於此官備列其法賈疏云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大宰注云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大府亦云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以下並與大宰九職文相應耕爲三農所任之職事九穀即耕田所成之功官以職事授之民而使各以其功爲貢所以儆其惰而不強責其所無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

賈疏云大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卽彼嬪婦也
詒讓案此嬪婦布帛之貢爲民家女口之力征卽管子入國篇所謂
婦征亦卽孟子所謂布縷之征也月令蠶事旣畢乃收繭稅以桑爲
均注謂外命婦就公桑蠶室而蠶收以近郊之稅彼則公桑之地征
與此嬪婦之貢異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者
山澤雜有農圃牧諸職若掌葛征草貢之等所貢匪一故通言其
物以岐之賈疏云大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卽物也以其山
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
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
互見爲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爲次此不依彼
爲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爲一此文分山澤
爲二唯有八者任九職有臣妾及閑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
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閑民
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爲二者以山澤
所貢不同故分爲二以充八通閑民爲九耳江永云九職中惟臣妾
不貢疏材委人之薪芻疏材木材掌荼之疏材自是取之於虞衡及
山澤之農九職除臣妾折虞衡爲二仍是九故大府言九功之人案
江說是也此任民之法校之大宰九職之人唯無臣妾耳蓋臣妾最
賤雖受職而不貢功卽無口賦也至下文夫布卽閑民之貢賈因鄭
以夫布入九賦故謂此經閑民無貢不足據也此力征之貢與九賦
地稅不同與均人公旬三日之力役亦不同凡民國中自十尺以及
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於法旣任力役則於身應計口出賦
故令各以其所能受職而貢其功以爲征不受職則爲惰民而有罰
其老幼及貴者賢能廢疾服公事者皆不受力役則亦不征其職貢
此任民作貢與後世丁口賦正同但出物而不出泉與後世法小異
耳漢書食貨志載王莽擬周官法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

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
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
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爲貢蓋比傳此經而失其本意者九
貢任民其征甚輕安得以地稅十一之法提之邪凡力征與地征力
役並不同互詳大宰鄉師載師均人疏注云貢草木謂葵韭果蔬
之屬者葵韭蔬爲草果爲木葵韭共爲菹見醢人果蔬詳甸師疏草
木可貢者多故約凡無職者出夫布獨言無職者疏凡無職者出夫
舉四者以咳之凡無職者出夫布掌其九賦布者賈疏云無
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卽大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
事卽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爲有職者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卽無職也
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莊存與云夫布一人之力征也
江永云此經凡無職者與農圃等同列卽九職中之閭民夫布亦是
閭民本身正職與今時丁錢相似孟子廛無夫里之布夫布卽此經
之夫布案莊江說得之凡力征皆以夫計故國語魯語云任力以夫
而議其老幼韋注云力謂繇役以夫家爲數是也上農圃工商之貢
皆計率以征其物但此閭民則不貢物而出泉耳此夫布卽漢之口
泉計夫出之故謂之夫布唯閭民無功可貢乃有此泉征鄭以通釋
九賦則非也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賈疏云上皆論貢不
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卽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
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
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筭斂在九賦中
者也以此言之今租卽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
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
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
八貢者復出入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

貢未之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當出算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賦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大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爲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九職安得入賦依入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入賦不依九職爲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爲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賦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詒讓案鄭意上入貢所任之人或受田或受功皆有常職出貢復出賦賦卽口泉此無職者既不受田復無常職則唯出賦不出貢今攷載師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爲田稅及力征力征亦卽口泉此無職者出夫布則專爲口泉而無田稅鄭分別二者其精但不知夫布與入貢並爲九職之貢九賦爲地稅之總名不得爲口泉口泉亦唯閭民出之入貢所任之人非閭民貢物而不出泉則義尚未審耳朱大韶云載師云無職事者閭師云無職者兩義迥別不得合爲一無職事謂既無職而又不事事者無職乃九職之無常職也冢宰謂之閭民者無職而轉移執事是仍有職業者也鄭司農云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故令出夫布布泉也謂出一夫之泉閭師所任卽冢宰所任於農圃工商牧嬪虞衡入者皆云貢其物於無職者云出夫布者蓋入者皆有物可貢轉移執事之閭民但有一夫力征故令出一夫之布自凡任民至無職者出夫布爲一節合之卽冢宰之九職亦卽司會之九功冢宰分其職閭師徵其賦司會給其用不得但云入貢下別言凡民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與載師凡宅不毛者節同載師罰之閭師則取之經於無職者不云民明與上入者合爲九職賈沿注說乃云其句下讀爲義非也至鄭以無職在九賦中尤屬非是案朱說是也此經無職與載師無職事者義雖互通而人實迥異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

無盛不樹者無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棹周棺也不帛不得

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

疏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者此明庶民喪祭所需及衣服皆資所業以自共其情不事

事者則罰令不得備禮利用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賈疏云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

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案依賈說則庶民自祭得用

雞豚為牲國語楚語云庶人祀以魚魚亦膳夫六牲之一也但此無牲無盛等皆罰惰民本身使不得備禮則凡自祭祖禰皆無之賈並

謂其人死後乃罰之殆非經意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盧注云庶人無常牲故以稷

為主是庶民耕者祭以稷為盛今不耕則罰之并不得稷饋也云不樹者無棹者雜記云士雜木棹注云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棹五

寸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還廬樹桑菽死者得葬焉菽即楸借字亦棺棹材也據鄭義則庶民得有五寸之棹蓋亦以所樹雜木為之今

不樹則罰之死者有棺而無棹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賈疏云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

說文糸部云績緝也凡麻枲之事謂之績故詩陳風宛丘云不績其麻爾風七月孔疏云績緝麻之名案衰以麻為之故不績則喪不得

制衰也注云掌罰其家事也者祭無牲無盛葬無棹衣不帛喪不衰並制殺其家之禮事以示罰也云盛黍稷也者甸師注云盥盛祭

祀所用穀也桑稷也在器曰盛蓋盥為祭穀實於器則謂之盥盛散文則祭穀謂之桑亦通稱盛故此注以黍稷為釋互詳甸師疏云棹

周棺也者說文木部云棹葬有木臺也棹即櫛之隸變檀弓云棺周於衣棹周於棺士周於棹又云殷人棺棹注云棹大也以木為之言

樽大於棺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釋名釋喪制云槨廓也廓落在表之言也案周棺者謂周棺之四圍若上下則不周故檀弓孔疏云棹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是也云不帛不得衣帛也者說文帛部云帛繒也帛織絲爲之故不蠶者不得衣帛也任大椿云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考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又春秋繁露制服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又尚書大傳命民得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衣有罰庶人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矣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衣深衣異說今攷鄭注深衣爲庶人之吉服言其常服當布也若彼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管子春秋繁露尚書大傳謂庶人衣絲非常制也疏引孟子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云不衰喪不得衣衰也者衰縗之借字詳內司服疏釋名釋喪制云成服曰衰衰摧也言傷摧也喪服記云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注云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案此不衰謂五衰之服皆不得制也江永云斬衰齊衰當心前長六寸廣四寸之布謂之衰不績之人遇有斬齊之喪其衰服不設此布以恥之非不服喪服云皆所以恥不勉者因其惰游不勉事正業故爲此罰以恥之冀其知恥而改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

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

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疏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邑吏之長四等公邑之地域互甸稍縣疆外與邦國都鄙內與郊里甸遂相連比者其疆界互相出入故此官通掌其地域縣都亦有公邑經唯言稍甸者文不具也又王制說畿外封國之餘以爲闕田天子亦置吏治之疑亦隸此官矣江永云謂邦國與都鄙稍甸與郊里其間相連之地域縣師主分別之不得侵越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主公邑版圖之法自此以下並專治稍甸縣都公邑之政法與邦國都鄙郊里不相涉也小司徒注云夫家猶男女也王引之云夫家以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民該之賈疏以人民爲奴婢非也謂奴婢爲人民者惟見質人朝士之文其餘則否案王說是也曾釗說同江永云甸稍縣都地廣民衆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以能辨稽者都家公邑亦放鄉遂各有親民之吏以邦比之法校登之縣師則按籍辨之稽之耳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均人云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故六畜車輦亦有稽卽小宰八成聽師田以簡稽是也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三年大校比民數則正公邑官之官計凡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詳司書疏江永云攷羣吏者攷甸稍縣都之羣吏也案江說是也此羣吏專指公邑之吏與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通百官府言者異詳大宰疏詔廢置亦謂詔王及冢宰及大小司徒詳鄉師疏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載師注云里居也故郊所居謂之郊里書畢命敘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卽治郊里之事賈疏云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民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王

昭禹云郊里在鄉遂之間林喬蔭云六鄉內屬國中外界於郊司勳云掌六鄉賞地之法而載師賞田在遠郊則鄉之界於郊明矣然未可以郊卽爲鄉也遺人既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則郊非卽鄉矣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郊又非遂矣王制命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命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不變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則鄉在郊以內遂在郊以外而鄉不在郊矣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是鄉既不在郊亦不在國中矣故大司馬云鄉家載物郊野載旄旐旣言鄉又言郊以明二者之異案王林說是也遠郊之內地凡四同其稍近者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遺人司諫所謂鄉里鄉師州長司常所謂州里是也六鄉之內外則爲載師之場圃及七等田地其外尚有餘地爲民居者則別謂之郊里猶之甸地除六遂七萬五千家外餘地別爲公邑也郊里者里閭通稱郊民所居亦什伍相比與鄉遂同與四等公邑井田之制異故不爲公邑而與鄉里同稱里郊里之地在四郊各爲小城邑左襄八年傳所謂郊保是也亦置吏以治之小司徒云四郊之吏卽此郊里之羣吏也全經散文言言郊者或通六鄉言之其以鄉與郊對文者則鄉爲鄉里郊爲郊里二者迥異秋官四郊之獄掌於遂士而不屬鄉士王制四郊之學在鄉學之外皆絕不相提鄭王制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卽此郊里之塙詰賈氏不悟乃以爲六鄉之民居於郊者若謂在七萬五千家及七等田之內則仍是六鄉之里何以別屬之郊若謂在十萬五千家及七等田之外則本不屬於鄉何得尚爲六鄉之民乎其不可通甚矣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者賈疏云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江永云縣師以縣爲名所主者甸稍縣都然縣都外連邦國甸稍內連郊里其間四等公邑犬牙相錯故通邦國郊里與稍甸都鄙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別其爲甸稍縣都之地域以爲辨稽張本也縣師實不掌邦國亦不及郊

里下言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與其六畜車輦之稽又云作其衆庶所謂其者指縣師所主者言之耳鄭謂縣師主數周天下謬矣金榜云周制鄉遂之外有都鄙有公邑縣土注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師稍人縣士治公邑之官也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大都小都之地又牙錯其閒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案江金說致塙足正鄭君之誤林喬蔭說同云萊休不耕者遂人注義同彼經云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以萊對田言之田爲當歲耕者則萊爲休不耕者也謂之萊者王制釋文引何胤云草所生曰萊又引庾氏云萊草也案萊本爲草因之田休不耕但生草者謂之萊其山澤野地草之所生棄之不耕者有田事則除草爲防於其中而教戰校獵亦謂之萊山虞云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萊澤野大司馬云萊所田之野是也放火焚草謂之焚萊司權牧師所云是也全經之中生草與除草焚草同謂之萊其事異而由草得義則同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賈疏云郊外言萊卽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晦百晦之類是萊爲草萊穢污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善言近也詒讓案鄭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六鄉亦當有田有萊與遂人上地萊五十晦中地萊百晦下地萊二百晦六遂之制同與大司徒造都鄙之制異此注謂郊內言易郊外言萊又以言易者屬之六鄉言萊者屬之六遂是鄉田制不與遂同既與大司徒經文相悞又與小司徒注義自相違伐非也載師及遂人注亦與此注同誤詳載師疏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

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

而至

受法於司馬者疏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者此治公邑之知所當徵衆寡

軍賦役征也賈疏云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詒讓案會同常禮不出郊甸不必

作衆庶此謂巡守殷國王於方岳侯國行大會同之禮六軍從行役及公邑此官則戒作之也田役謂因田獵起徒役亦咳諸功作力役

之事詳大宰疏云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者師役軍賦法並掌於大司馬此官則受而行之所作者公邑之軍賦出徒

并出車馬兵器也公邑亦制井田故軍賦同都鄙之制與鄉遂出兵不出車異賈大司馬疏謂公邑出軍之法與鄉遂同非也詩小雅信

南山孔疏引司馬法說井田出車之制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即

司馬官法之遺此衆庶即彼甲士步卒等馬牛車輦即彼戎馬長轂及牛等下兵器即彼戈楯等是也詳小司徒疏云會其車人之卒伍

者謂衆庶既集則以軍法部署之車以百二十五乘爲伍三十乘爲卒詳司右疏賈疏云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

以帥而至者賈疏云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矢矛戈戟也鄉師云

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江永云稍人言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是稍人自帥也此言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是使都家公邑之長帥而縣師不帥也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之則是縣師受法於司馬稍人受法於縣師縣師是中閒稟令施令之人

不惟不帥師徒而致於鄉師者亦非其職疏帥而至於鄉師則於經文以帥而至者不協又侵稍人之職矣案江說是也兵器當分爲二

器謂任器之屬賈以兵器通爲五兵非也詳玉府疏注云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即大司馬之戰法也

鄉師之田法亦其細別此官則受之以爲官法故稍人即謂之縣師之法方士亦謂之縣法也軍旅會同田役事有大小所徵衆寡之數

不同司馬頒其法於縣縣師則受法從而徵之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謂地所有也

名山大澤疏凡造都邑者賈疏云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

不以封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者與封人量人爲官聯也賈疏

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域即疆域大

小是也江永云職首通掌地域謂與甸稍縣都相連已定之地域此

則新制之地域也金榜云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

地者量人職也封人凡封國封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

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地造都鄙縣師掌公

邑之地域故於其造都鄙也亦掌其事案金說是也凡造都邑其土

地取之公邑其除絕也則又歸之公邑故此官得制其域至都邑既

建以後則其政治貢賦咸都家之君自主之此官不復參與唯其典

法命令聞有及於都家者故方士掌都家而云脩其縣法周書嘗麥

篇亦云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於大祠及風雨野宰即縣吏也注

云物謂地所有也者即大司徒云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

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之事凡山川民物等皆其地之所有也云名山

大澤不以封者王制文鄭彼注云與民同財不得以歲時徵野之賦

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言此者釋辨物制域之義

貢野謂甸稍縣都也疏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者遂人注義同縣

徵賦貢與閭師同疏注云野野注云郊外曰野大總言之是遠郊

以外距王城二百里甸至五百里都通得野稱也亦詳甸師及縣士

疏江永云六遂以外通名野此謂徵公邑之民賦也公邑之民賦邑

大夫徵之系師以入大府其疏材等物委人斂之若謂縣師親徵民賦則公邑民賦繁多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徵哉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賈疏云但閭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閭師同若斂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案鄭賈說並未安此野之賦貢即遂師之野職野賦所掌地異而法略同此官主公邑不主三等采地之賦貢采地賦貢亦非遂師旅師所斂互詳旅師疏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

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

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饋廩也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

給者也故書艱阨作羈阨寄當爲羈疏掌邦國之委積以待施惠者子春云摧阨當爲艱阨寄當爲羈疏掌王畿米粟薪芻等之委積

皆於九式所用之外就地儲峙以待施惠之事與鄉師司救委人爲官聯也江永云遺人委人皆掌委積而所主不同遺人兼有薪芻而

所主者粟米之積委人主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之積遺人之委積自鄉里至縣都皆掌之但所主者粟米非委人之所聚者耳案

江說是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者以下並掌委積官之官法也賈疏云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總送帳於上在上商量

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爲恤民之難阨之等也難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案賈說非也年穀不熟自在凶荒之科

此云民難阨者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蓋隨時察問民有困乏不給者則賑恤之不係於年之上下也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賈疏云門謂十二國門關謂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郊里謂六鄉外四郊所居與鄉里異賈疏謂即六鄉之民居遠郊者失之詳縣師疏賓客委積即大行人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之等出入道路隨宜供致以其自國而出以郊為始故此職以郊里之委積待之而委人則又以稍聚待賓客明道路所出隨在皆有不必皆出郊里大小司徒並有賓客令野脩道委積之文彼野蓋通郊甸稍縣都言之與此下文野鄙亦不同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賈疏云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處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詒讓案此職野鄙不兼縣都與縣師之野異然當兼甸稍言之司會實入注並云野甸稍也是也羈旅謂畿外客民與上民為六鄉土著異蓋畿外之民來至王國者皆於六遂外之公邑暫時寄居以鄉遂夫家有定國中四郊土民萃處皆無容羈旅之地故必於野鄙受廛而即以野鄙之委積待之委人亦以甸聚待羈旅皆是意也至客民之留居不反者則亦於公邑受田故旅師掌野之興積而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暫止則為羈旅久居則為新甿其實一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賈疏云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凶荒者賈疏云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其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

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案稍當在野鄙內賈謂在縣都中亦非是

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者賈疏云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

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猶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

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廩人亦云委積若

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難阨老孤之等故

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案鄭賈意蓋謂此官所掌委積以米穀為主即倉人所謂穀

積是也凡委積皆出於式用之餘管子輕重乙篇云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游財亦即餘法用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

職內注云移用謂轉運給他此鄉里之委積等亦以法用所餘轉運別儲以給難阨諸用是與彼移用義正同也賈疏云職內所云亦謂

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皆以餘財共之者餘財即國用之餘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大司徒注同案委積皆倉廩

積聚之通稱詳大司徒疏云鄉里鄉所居也者謂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之里也此經及司諫謂之鄉里鄉師謂之州里義並同其地同

在遠郊以內而非七萬五千家所居者則別謂之郊里故縣師注以郊里爲郊所居義亦與此同云難阨猶困乏也者阨扈之借字鄉師

注云難阨飢乏也詳彼疏經作難注作艱者阮元云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賈疏云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

云門闕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餽廩也者此老孤專指死政之老孤蓋春饗秋食之外又給餽廩其人孤獨眊弱不可令遠取餽廩